

梁振华  
◎ 著

ICE AND FIRE  
OF YOUTH

冰与火的  
青春



# 「冰与火的青春」

*Ice and Fire of Youth*

看不见的青春，就如同炫目的流星，  
已深深烙印在了每个人一生最灿烂的记忆中。



同名电视剧  
湖南卫视震撼热播

青春梦想  
励志传奇

贾乃亮、杜淳  
颖儿、熊乃瑾  
倾情巨献



看书扫这里

和阅读方式：编辑短信

按冰与火的青春发送至10658080

手机也能随时随地阅读本书

# 冰与火的 青春

ICE AND FIRE  
OF YOUTH

那看不见的青春，就如同炫目的流星，  
早已深深烙印在了每个人一生最灿烂的记忆中。

梁振华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冰与火的青春 / 梁振华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5.7  
ISBN 978-7-5354-7574-9

I. ①冰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94522号

责任编辑: 施柳柳  
装帧设计: 格林图书

责任校对: 陈 琪  
责任印制: 左 怡 邱 莉

---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 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: 430070  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  
电话: 027—87679360  
<http://www.cjlap.com>  
印刷: 武汉市福成启铭彩色包装印刷有限公司

---

开本: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: 22.625 插页: 3页  
版次: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 
字数: 300千字

---

定价: 32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  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

我们终有一天要挥别青春,就像当初年少无知的我们终有一天会迎接它一样,可那又如何,遇见时抓紧一点,告别那天用力一点. 开始的开始,是我们在唱歌,最后的最后,是我们在走。





我们终有一天要挥别青春，就像当初年少无知的我们终有一天会迎接它一样，可那又如何，遇见时抓紧一点，告别那天用力一点。开始的开始，是我们在唱歌，最后的最后，是我们在走。

# Chapter 1

高小伟死死盯着他远去的背景，  
愤怒的火苗在眼里雀跃着。  
仇恨犹如一把锋利的刻刀，  
把江长恩的脸刻入他的记忆之中。

台风将至的城市彻底陷入昏暗，天空阴云密布，气压骤降，闷得连风都裹着滞重的压抑。

高启良挪动着颤抖的双腿，逐渐向天台边缘逼近。一道惨白的闪电划破长空，将他填满绝望的瞳孔照得雪亮，疲惫与落寞嵌入每寸皮肤。任凭电闪雷鸣，他已如行尸走肉，无动于衷。

脚下是万丈高楼，街道上的行人熙熙攘攘。高启良只想尽快结束这一切。他刚抬起右脚，手中的电话兀自响了起来。

电话是妻子打来的，一整天没找到他人，听语气已然焦急万分，还能隐约听到儿子稚嫩的声音。硕大的雨点开始落下来，打在高启良面无表情的脸上，情况似乎也没那么糟，并不是一无所有，至少家人还在，就这么死掉怎么对得起他们。

可这次实在输得太惨了，倾家荡产，全军覆没，多年来的神话仅在一夜之间便败得溃不成军，深深的无力感吞噬掉了所有重整旗鼓的勇气。这次绝无再在金融界崭露头角的机会了，既然如此，身为一个为金融而生的人，带着这份屈辱存活于世又有何意义。

此时，听筒里妻子声嘶力竭的绝望也对他毫无用处了。他说了声“对不起”，便把电话扔了下去，猛烈的雨水已将他肩膀打湿。高启良深吸一口气，身子微微向前倾去。

只听一声巨响，楼下的黑色商务车被一道从天而降的黑影压破了顶棚，碎玻璃如密集的雨点般撒了一地，车子的警报声很快炸裂开来。鲜红的血水滴落到地上，浓厚的殷红被湍急的雨水稀释，绕过无数围观者的脚底，迅速向外扩散开去。

墓地的草色显得格外暗沉，山雨欲来的天空为画面平添几分凄楚。徐佩华身着素服，右臂裹着肩章，泪水挂在脸上。她牵着高小伟，两人站在高启良的墓碑前，背影孤单凄冷。

丈夫一死，徐佩华也没了继续生存的动力，可毕竟儿子还没长大成人。她



颤颤巍巍地蹲了下来，紧紧抱住小伟：“小伟，想哭就哭吧，以后爸爸不能陪你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他一直那么爱你，知道吗？”高小伟纹丝不动地盯着墓碑上熟悉而又陌生的父亲，泪水在眼眶里闪烁打转。

此时，一辆黑色宾利从远处驶来，并在他们面前停下。江长恩和潘永诚在保镖的簇拥下，来到高启良的墓碑前，深深地鞠上一躬。

徐佩华站起身擦去脸上的泪痕，面露凶光地盯着这两人。真是想不到，他们卑鄙无耻地逼死了自己丈夫，现在还带着一脸虚伪过来鞠躬。

江长恩脸上的愧疚也不知是真是假，他对着母子俩安慰了几句，徐佩华只是带着满心的仇恨瞪着他。江长恩给站在身边的潘永诚使了个眼色，潘永诚若有所思，从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支票，递给徐佩华：“高总的事情是个意外，我们也特别震惊，这是江总的一点心意。往后你们母子有任何需要的地方，尽管开口。”

徐佩华怒不可遏地甩掉支票，握紧拳头，不住地颤抖着，撕心裂肺地怒吼道：“滚！都给我滚！如果不是你们，老高会自杀吗？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魔鬼，会有报应的！”

江长恩欲语还休，犹豫再三最后还是作罢，长叹口气转身离去。高小伟死死盯着他远去的背影，愤怒的火苗在眼里雀跃着。仇恨如一把锋利的刻刀，把江长恩的脸刻入他的记忆之中。

## Chapter 2

江焱洋洋自得地举着手机，  
意欲转身，女孩大喝一声把他喊住，

她咬牙切齿道：“姓夏！”

江焱故意装傻：“吓？吓人的吓？”

苍翠的群山连绵起伏，蛇形的公路盘山而上，一辆黄色跑车在崎岖山路上风驰电掣，另有三辆跟在后面紧追不舍。高速运转的马达发出刺耳的轰鸣，一路穿林打叶，所向披靡。

江焱用锐利的余光瞥了眼反光镜，握紧方向盘，踩下离合与油门，快速切换挡位，在这一系列近乎完美的操作之后，黄色跑车如鬼影般进入 U 型弯道，尾灯甩下潇洒的弧线，一个漂亮的漂移瞬间完成。

李然的白色跑车紧随其后，显得有些力不从心，他面目狰狞地对着蓝牙耳机大喊：“他过弯速度太快了！你们几个上啊！”

S 弯道上的另外两辆跑车开足马力，直逼江焱的黄色跑车，眼看就要贴上尾翼。刹那间，江焱突然一个急刹，轮胎与地面摩擦出绵长刺耳的声音，阵阵白烟平地而起。紧接着，江焱小角度拐弯，顺利躲闪开对方的攻击。由于车速过快，另外两辆车差点撞到一起，横亘在路中央。江焱冷笑一声，踩下油门，再次出发。

江焱驾驶着黄色跑车从山路上疾驶而下，经过沿海公路，然后拐进一个十字路口，交通指示灯正好由红转绿，江焱加足马力。此时，有个老人还在人行道上缓缓踱步，江焱猛地踩下刹车。老者惊惧地望着挡风玻璃，江焱示意他先过。这时，落后的那两辆车趁机从他两侧呼啸而过。

见此劣势，江焱有些恼火，便拿拳头砸了一下方向盘，正欲再次踩下油门，却发现路边躺着一个临盆的孕妇，他连忙打开车门走了过去。

赛道终点聚集着一群衣着时尚的男女，两辆先到的跑车拨开人群，停靠在路边。李然从车里跳出来，振臂狂呼道：“江焱！你输了！”陈晓瑟朝身后空荡荡的赛道张望了片刻，依然不见江焱的身影。李然大声嘲笑道：“他在后面吃我的屁呢。”

话音刚落，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警笛声，只见江焱的黄色跑车应声进入视线，一批警车紧随其后。红蓝相间的警示灯以及那动人心魄的鸣笛，把所有

人都吓得四散开去。

黄色跑车闯过一个又一个红灯，在大街上风驰电掣地奔跑着，把警车足足甩开一条街。江焱早让肖一飞安排医生护士在医院门口严阵以待，随时准备抢救。

最后，他用一个完美的漂移，分毫不差地将车停在门口。孕妇被医护人员从后座上抬出来的时候已经面色惨白，如果再晚一秒钟，很可能就一尸两命了。

孕妇被推进去抢救之后，肖一飞纳闷地问江焱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儿？”刚要说话，一阵警笛声轰然而至，医院门口尘烟起处，几辆警车已然围堵住了出路。江焱悠然地转过身，从容不迫地将两手放头顶，身体靠车上，一举一动足以见其娴熟与淡定。

江焱两手被反铐在背后，两名警察把他塞进其中一辆警车，他扭着头冲肖一飞喊：“记得给我妈打个电话啊！”

看着绝尘而去的警车，肖一飞默默叹了口气，皱着眉头拨通了电话。

## 2

江焱在他那些酒肉朋友之间很吃得开，名气说不上有多大，但绝对不小。由于平时风度翩翩，出手阔气，父亲又是康荣证券的总裁，不说权倾朝野，起码家财万贯，因此在江湖上被戏称为江大少。

仗着显赫的家世，无论是在学校，还是社会上，江焱从没把谁放眼里过。嚣张跋扈惯了，超速，闯红灯，飙车，这些素来都是家常便饭，每次进派出所花个两三万就能摆平了，他也不差这么点钱，就当是花钱找点乐子算了，反正整天也闲着没事干。

况且这次这个事还有那孕妇给他出面作证，交了点钱当天就放了出来。

肖一飞给江焱他妈打过电话之后，雷瑛立马去了派出所。每次听说儿子飙车，她都会惊出一身冷汗，就怕哪天撞得头破血流一命呜呼了。雷瑛站在审讯室外正愁着，只见江焱大摇大摆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出来也不问别的，只关心自己那跑车。

雷瑛被他气得够呛，闷闷不乐地说：“你那车我给卖了，以后给我安分点。”一听这话，江焱急得脸都绿了，当场就开始哭爹喊娘。雷瑛实在拿他没辙，只好说出了实情，车没卖，等律师办完手续就能开走了。江焱也知道他妈是不会动他爱车的，这招不过是苦肉计罢了。

听说江焱又进了派出所，李然陈晓瑟一行人便开着跑车前来慰问。江焱走出派出所大厅，看见这帮狐朋狗友精神大振，跟他们勾肩搭背，夸夸其谈救孕妇那事。狐朋狗友们原本是想来看江大少的笑话的，对他的英雄事迹毫无兴趣，见他安然无事，也就兴致索然地走开了。

江焱约了他们晚上去酒吧不醉不归，一时兴起便夸下海口说消费全算他头上，可摸摸口袋，前几天放得太开，早已身无分文。江焱嬉皮笑脸地看向雷瑛，雷瑛一看他这神色立马心领神会，他这是向她发出经济支援的求救信号。毕竟是亲骨肉，能有什么办法，雷瑛无奈地把手伸进了钱包。

拿到车的时候已是下午，钱车两全，江焱赶着去酒吧赴约，忙把肖一飞拉上了副驾。安全带还没系上，车里便响起了一阵手机铃声。肖一飞扭身在后座摸了一阵，摸出一个土到掉渣的手机，江焱接通电话，原来是那孕妇。

江焱二人赶到医院，刚从车里出来，就看见一个女孩骑着小摩托车，正往他车把手上塞小广告。江焱和肖一飞立马追了上去，女孩并未注意到两人，接着往其他车上塞。江焱喊了她一声，女孩这才转过脸来，长得倒是眉清目秀。江焱走上前：“谁让你往我车上乱塞小广告了？”

女孩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圈，不甘示弱道：“对不起，你如果不喜欢我可以收回。”江焱拿起车把手上的卡片，瞟了她一眼：“家教？你很厉害吗？会不会误人子弟啊？哪个学校的？”一听是家教，肖一飞也精神了起来：“如果请你当家教，对服装可以有要求吗？”

看他们俩那吊儿郎当的样子，也不是什么善类，女孩猛地夺回江焱手中的广告卡片：“你不喜欢就还给我，哪那么多废话？”

“哟，脾气还不小？”江焱睁大了眼睛。女孩怒目圆睁，与他对了眼，没再说什么，便骑着小摩托转身走开了。

见到那孕妇是在医院走廊上，她安然坐着轮椅，气色相比之前恢复了不少，在后面推着的是个忠厚老实的男人，看样子是她丈夫。孕妇生了个女孩，正在她怀里熟睡着。

接过落车上那手机之后，孕妇的情绪有点激动，幸亏江焱搭救，才保住了两条命。她丈夫为了表达感激之情，都差点跪了下来，幸好被江焱拦住了。

丈夫恢复情绪之后，对江焱说：“您怎么称呼啊？以后孩子问起来，我们得告诉她，如果您不介意，我想让孩子认您做干爹。”

江焱面露尴尬之色：“干爹就算了，名声不好。”

临行前，孕妇非要让江焱给他们留个姓名电话，也好以后有机会好好报恩。江焱有点犹疑，虽然帮了人家，但毕竟素昧平生，姓名可以留，电话就算了吧。可还没等他反应，肖一飞眼疾手快，早就把江焱的名片递给了她。

江焱急匆匆地从医院里走出来，肖一飞紧随其后，两人正要去酒吧，不料却发现江焱的爱车上被人划了一道。

### 3

要给江焱这辆跑车重新上漆且不说有多昂贵，关键是费时又麻烦。这道口子跟割在他身上一样，江焱心都要碎了。这时，肖一飞想起了发小广告那女孩，指不定就是她记恨在心，等两人走开之后又折回来下的毒手。不过就算是她干的，现在也早已逃之夭夭了，江焱只好先开着车去酒吧。

Youth酒吧是江焱经常约人吃喝玩乐的地方，全称为 Youth Paradise Lost，就在学校附近，人均消费并不是很贵，主要是这酒吧氛围好，地方大，屋外有个篮球场，屋内还设有攀岩区，这是吸引江焱过去的主要原因，他对攀岩这项并不很大众的运动痴迷得很。

江焱把车停酒吧门口，下来没走两步，就又撞上了那女孩，她正端了个盘子从酒吧里走出来。前些天听老板说新换了个服务生，原来就是她。江焱心里正郁闷着，甭管车是不是她划的，先上去会会她再说，他没顾上肖一飞，径直走上前去。

女孩起初并没注意到他们两人，直到江焱突然从身后抢夺过她手中的盘

子，她被这冒失的举动吓得不轻，冷着脸对江焱说：“你干吗？”江焱抓起盘子里的食物就往嘴里送，一脸小人得志的神色：“打劫，不行吗？”

江焱拿着盘子里的东西吃得眉飞色舞，见他胃口这么好，女孩扑哧一声笑出来：“好吃吗？”江焱把盘子递给肖一飞，肖一飞尝了一口，他那表情说是陶醉都算轻的，并且还吃出了与众不同：“典型的苏格兰口味。”

此时，女孩已经两手捂着肚子笑弯了腰，江焱和肖一飞还有点纳闷，这姑娘是不是心理有问题啊，被人羞辱还能这么欢乐。女孩从肚子上分出一只手，向不知道哪边指了指，两人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，只见几只小猫正蹲在墙角。还没等两人反应过来，女孩便夺过盘子，放到了小猫的嘴边，原来盘子里的东西是猫食。江焱和肖一飞连忙扶墙拼命地呕吐。

“更正一下，这不是苏格兰口味，是鱼味儿的，祝你们用餐愉快。”说完，女孩便洋洋自得地起身回酒吧去了。

江焱恼羞成怒，挡住了她的去路，肖一飞也凑了上来：“我们的车下午在医院那儿被人划了，因为我们没让你塞小广告，所以我们怀疑你怀恨在心存心报复。”但女孩对他的话似乎并不怎么感兴趣，对两人置之不理，继续向酒吧门口走去。

江焱并不罢休，再次拦住她：“你这人怎么这样，你就不想跟我解释一下？我还告诉你，我不是差修车的钱，如果那样我早就报警了。”

女孩无奈道：“精神病有很多种，不过像你们俩这样被钱烧的还真少见。那里有摄像头，如果你们怀疑我可以报警去查，再见。”

江焱和肖一飞被她这一席话说得目瞪口呆，看着她远去的背影，两人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儿了。

林晓珑和几个女孩已在包厢里等候多时，肖一飞推门进去就媳妇儿长媳妇儿短地跟她腻歪起来。两人是在学校的一次社团活动中认识的，至今已经相恋四年。

肖一飞做人有个原则，老婆说的话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他常年把这条准则奉为圭臬。人人都说他是个妻管严，他却把这称作真爱的具体化。在他们相爱三周年的伟大日子里，肖一飞特意定制一对情侣手环，林晓珑手腕

上那个刻着肖一飞名字的拼音缩写 XYF，肖一飞戴的那个则刻有字母 LXL，两人二十四小时滚动佩戴，以便随时随地秀恩爱。

坐下没多久，李然和陈晓瑟几个人也到了，这下人员全部到齐。江焱憋了这么久，总算可以把他那段冒着违章驾驶的处罚危险、义无反顾拯救垂死孕妇的感人事迹公之于众了。为了使得故事更加丰富和饱满，江焱还加入了肢体语言。

众人之中，始终赞不绝口的是林晓珑，江焱最终被她夸得欲仙欲死，忙把那女孩招呼进来，什么法国干红，阿拉斯加乳酪焗大虾，法国鱼子酱，点最贵的酒，上最好的菜，尽显土豪本色。他就是想让那女孩见识一下什么叫有钱。

酒足饭饱之后，就到了餐后畅谈感情问题的环节了。江焱最近在追学校里一个韩国转校生，名字叫朴恩熙。朴恩熙家世显赫，父亲是韩国一家大公司的老板，摸清底细之后，江焱便开始下手了。可整整追了三个月，软硬兼施，竟然毫无收效，就连约她出来吃个饭至今都未成功过。如此惨淡的泡妞成绩，江焱还真没有过，这种事放在大家面前说毕竟也不光彩，最后也就以放长线钓大鱼为由勉强搪塞过去了。

苏克因为在图书馆写论文的缘故，一直到他们吃完之后才匆匆赶到。苏克这人太老实，以至于很多时候跟他说话跟做报告似的，无趣至极。江焱正和大伙儿聊泡妞的事，他一屁股坐下来就把论文的事挂嘴边，要不扫兴都难。

虽然距离论文答辩只剩一个月的时间，但江焱和肖一飞根本没把它当一回事，江焱自信满满，论文这种小事短则三天，长则七日，准能摆平。肖一飞有林晓珑这个强硬的后盾，自然也成竹在胸。

一群人玩到半夜才尽兴，此时外面早已夜色浓稠，月光皎洁。狐朋狗友们先行散去，江焱一身酒气，跌跌撞撞去吧台结账。他习惯了这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，吃穿不愁，挥霍无度，也不需要考虑什么喜欢不喜欢，享乐就行。

接过女孩递来的账单，江焱酒都醒了：“这么贵！菜单呢？拿出来我看看！”女孩和颜悦色道：“今天给您上的菜，都是我们独一无二、专程为您设计



的，所以菜单上并没有。而且，你们说不差钱，所以才点了这么多，对吧？”

江焱这才意识到，这姑娘还真不好惹。他掏出银行卡，猛地拍在桌子上：“行，算你狠！”趁着她刷卡的间隙，江焱瞪着被酒精熏红的眼睛：“你叫什么？”女孩并没搭话，把笔和单子递给他签字，当真是第一次碰上这么拽的女生，江焱又把话重复了一遍：“哎，问你话呢，你叫什么名字。”

女孩皮笑肉不笑地对他说：“你这是打探别人隐私，无可奉告！”江焱被这句“无可奉告”恼得话都说不出来，签完字甩了笔，转身就走。

#### 4

冤家总是路窄。第二天，江焱好不容易有雅兴去学校上个课，哪知天灾人祸又碰上那女孩。这次的情况同样十分惨烈。

这天也不知道是有领导过来参观视察还是怎么的，江焱在校园里兜了一圈也没找到个空的停车位，最后好不容易觅得一块空地。正要把车倒进去，却被一辆小摩托占了先机。江焱从车里跳出来，准备与那车主对质。

只见那个车主停稳摩托，摘下头盔，甩开一头靓丽的长发，江焱猛然发现，又是那女孩。他有点儿意外，但还是第一时间走上前去：“把你的小破车挪开，先来后到你不懂吗？”

江焱那张俊俏的脸，再配上这么拉风的跑车，学校里没哪个女生看过之后不犯花痴的，可唯独这女孩，都不正眼看他一下，边整理头发边若无其事地说：“我说江少爷，这里明确写着非机动车停放处，我给您两个建议：第一，把您的爱车去掉两个轮子；第二，开到南门的机动车停放处。”

被她这么一通说，新仇旧怨全都浮上心头：“矫情，真矫情！我还没跟你算账呢，昨天晚上你欺诈了我那么多钱。”

女孩反问他：“欺诈？您没吃吗？没喝吗？你们没有玩命碰杯喊干吗？”江焱被她问得气急败坏：“哎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的姓名，哪个系的？”

女孩继续保持冷傲的姿态，对他置若罔闻，背起书包就走。没走两步，只听背后咔嚓一声，江焱拍下一张她的相片，他拿着手机，故意皱起眉头：“既然你不想说，那我也不勉强，我只好拿着这个挨个系去问了！”